

中国翻译家译丛

巴金

译

父与子 处女地

Отцы и дети Новь

[俄国] 屠格涅夫◎著
巴 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翻译家译丛

巴金

父与子 处女地

Отцы и дети Новь



【俄国】屠格涅夫◎著
巴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屠格涅夫选集》第三卷译出。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НОВЬ

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俄罗斯古典文学丛书》《屠格涅夫十卷集》第四卷中《处女地》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译父与子 处女地/(俄罗斯)屠格涅夫著;巴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中国翻译家译丛)

ISBN 978-7-02-011244-9

I. ①巴… II. ①屠… ②巴…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067 号

选题策划 欧阳韬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47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插页 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44-9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建社以来,出版了很多著名翻译家的优秀译作。这些翻译家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他们苦心孤诣,以不倦的译笔为几代读者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堪当后学楷模。然时下,译界译者、译作之多虽前所未有,却难觅精品、大家。为缅怀名家们对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他们的严谨学风和卓越成就,更为激浊扬清,在文学翻译领域树一面正色之旗,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携手中国翻译协会出版“中国翻译家译丛”,精选杰出文学翻译家的代表译作,每人一种,分辑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十月

“中国翻译家译丛”顾问委员会

主 任

李肇星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友先 卢永福 孙绳武 任吉生 刘习良
李肇星 陈众议 肖丽媛 桂晓风 黄友义

目 录

父与子	1
-----------	---

处女地

第一部	189
-----------	-----

第二部	321
-----------	-----

五洲书局出版

（上海）

（上海）五洲书局出版

241

父 与 子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出版《屠格涅夫选集》第三卷译出。

纪 念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和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两颊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

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一只耳朵上的那只绿松石耳环，他的颜色深浅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

“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俄里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土地和农民划清界限，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二千俄亩^①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②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一生都在军队里辛辛苦苦，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帕维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帕维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

① 1 俄亩合 1.093 公顷。

② 指俄国抵御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团里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科里亚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 Agathe^①,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②;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虽然并没有丝毫勇武的表现,而且还得到了“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因为是一位将军的儿子,便不得不学他的哥哥帕维尔的榜样,也去报名入伍;可是就在他得到任命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坏了一只腿,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落了一个“瘸子”,那是一辈子医治不好的。他的父亲只好从此断念,让他去做文官。等到他满了十八岁,父亲便带他到彼得堡去进大学。恰好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在近卫团里当了军官。两个年轻人租了一套房间住在一处,又托了他们的一位表舅偶尔来照应一下:那是一个高级的官员,名叫伊利亚·科里亚津。以后父亲回到他的师里和他的妻子那儿去了,只偶尔给这两个儿子寄来一封信,大张的灰色信纸上涂满了粗大的文书体的字迹。他在信纸的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彼得·基尔萨诺夫,陆军少将”,还用心地在名字四周弯弯曲曲地描花。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学里得到学位毕了业,就在这一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为阅兵成绩不好,给免了职,便带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刚在塔夫利奇花园^③附近租了一所房屋,并且加入了英国俱乐部^④做会员,就突然中风死了。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过不惯首都的那种沉闷无聊的日子;是免职闲居的痛苦把她折磨死了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他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爱上了他的旧房东普列波罗文斯基(一个小官)的女儿,这桩事情给了他们不小的烦恼。那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谓有修养的姑娘:她喜欢读报纸上“科学”栏里的那些严肃的文章。他等自己服丧一满,立刻同她结了婚,并且辞掉他父亲生前给他在皇室领地总管理局

① 法语:阿加忒。意思是玛瑙。

② 旧俄俗,礼拜完毕以后,每个人都到十字架跟前亲吻十字架。

③ 塔夫利奇花园在彼得堡的住宅区,附属于塔夫利奇宫,花园的一部分在夏天开放,供人游览。塔夫利奇宫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七八三年为她的宠臣波将金公爵修建的。

④ 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有钱的贵族和大官。

谋得的官职，同他的妻子玛莎一块儿安享家庭的幸福；起初他们住在林业学院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处精致的小楼房（那房子有干净的楼梯和一个阴凉的客厅），最后他们又搬到乡下去，就在那儿定住下来，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尔卡季。这一对年轻夫妇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平静；他们几乎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在一块儿看书，四只手同弹钢琴，唱着二重唱。她种花养鸡；他偶尔也出去打猎，料理田产上的事务。在这中间，阿尔卡季也在快乐平静的环境中渐渐地长大起来了。十年的光阴像梦一般地过去。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去世。他差一点儿受不了这个打击：不到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变成灰白了。他正要动身到国外旅行，希望借此消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接着来了^①。他只得回到乡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什么事都不做，过着一种闲懒的生活；后来他对他的田地改革的事情感到了兴趣，便动手做起来。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他跟儿子一块儿在彼得堡过了三个冬天，他很少出门，只是竭力跟阿尔卡季的一班年轻朋友结交。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去彼得堡，所以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见他在这儿等候他儿子像他自己从前那样地得到学位毕业回来，——他的头发完全灰白，身子倒很结实，不过背显得有点儿驼。

那个听差由于礼貌的关系，也许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到大门口去，点燃烟斗抽起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埋下头，望着那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安稳地迈着黄色的肥腿严肃地在台阶上走来走去；一只肮脏的猫装腔作势地蜷伏在栏杆上面，对他做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气。太阳晒得厉害，从客店的阴暗的过道中送出一股热的黑麦面包的味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想得出神了。“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②……”这些字眼翻来覆去地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他竭力要去想些别的事情，可是这种思想又回转过来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痛地喃喃说：“要是她活到现在就好了。”一只肥的、深蓝色的鸽子飞到路上，急急地到井边一个水洼跟前去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刚在望它，可是他的耳朵已经听到了由远处驶近的车轮声……

“老爷，一定是他们来啦，”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

①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主要国家大都卷在革命波涛中间。尼古拉一世害怕俄国人民受到影响，曾下令禁止人们出国。

② 阿尔卡沙是阿尔卡季的小名。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跳起来，注意地顺着公路望去。一辆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出现了；他还看见车子里面一顶大学生制帽的帽檐，一个熟悉的亲爱的脸的轮廓……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一面叫着，一面挥动两只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忽儿工夫，他的嘴唇便贴在一个年轻大学学士的无须的、带尘土的、太阳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二

“爸爸，让我先抖一下身上的尘土吧，”阿尔卡季说，由于旅途的辛苦，他的声音略有一点儿发哑，不过这还是孩子的声音，而且响亮悦耳，他高兴地拥抱他的父亲，“我把你身上也沾上土了。”

“不要紧，不要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爱的笑容反复地说，他伸手在他儿子的大衣领子上拍了两下，也把自己的外衣拍了两拍，“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忙忙地向客店的院子走去，口里嚷着，“这边，这边，快给我们套马。”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似乎比他的儿子兴奋得多；他好像有一点儿慌张，又有一点儿胆怯。阿尔卡季止住他。

“爸爸，”他说，“让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给你，我在信上常常提起他。他真好，居然肯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连忙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刚从四轮马车上下来、穿一件宽大的带穗子的长外衣的高个子跟前，那人停了一忽儿才把手伸给他，可是他仍旧紧紧地握住那个人的没有戴手套的红色的手。

“您这次光临，叫我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感激，”他开始说，“希望……请教您的大名跟您的父名。”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巴扎罗夫用懒洋洋的、然而响亮的声音答道；同时他翻下外衣的领子，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带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心和聪明来。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希望您在我们这儿不至于感到沉闷无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

巴扎罗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动，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只是举了一下帽子。他的又长又密的深黄色头发盖不住他隆起的头骨。

“那么，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掉转身对他的儿子说，“要不要现在就套马，还是你们高兴休息一忽儿？”

“爸爸，我们还是回家休息吧。叫他们就套上马。”

“马上就走，马上，”父亲答应道，“喂，彼得，听见没有？赶快准备好，好孩子。”

彼得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听差，他并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远远地对他鞠一个躬，便穿过大门不见了。

“我是坐轻便马车来的，不过我另外给你的四轮马车预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唠叨地说，阿尔卡季向客店女主人要了一铁勺子的水来，正拿到嘴边喝着；巴扎罗夫点燃烟斗，向那个正在卸马的车夫走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我的车里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样……”

“他会坐四轮马车的，”阿尔卡季低声打岔道，“请你不要跟他讲礼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朴素——你以后会明白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把马牵了出来。

“喂，转过身来，大胡子！”巴扎罗夫对四轮马车的车夫说。

“米秋哈，听见没有？”另一个车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后面开的口里，“这位老爷怎样叫你？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秋哈不答话，只是把帽子轻轻往上一推，然后从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卸下缰绳来。

“快些，快些，伙计们，来帮个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嚷道，“一忽儿大家都有伏特加喝！”

不到一忽儿工夫马都套好了；父亲和儿子坐在轻便马车里，彼得爬上了赶车的座位；巴扎罗夫跳进了四轮马车，把头放在皮枕上，于是两部车就辘辘地跑走了。

“你毕竟做了大学学士，回到家里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一忽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肩头，一忽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膝盖，接着又说一句，“毕竟回来了。”

“伯父身体怎样？他好吗？”阿尔卡季问道，虽然他心里充满了真诚的、而且带点儿孩子气的喜悦，可是他却愿意在这个时候尽可能少谈感情话，只说一些普通的家常话。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一块儿来接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很久吗？”阿尔卡季问道。

“哦，大约五个钟头吧。”

“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季立刻转过身去，在他父亲的脸颊上接了一个很响的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轻轻地笑出声来。

“我给你预备了一匹多好的马，”他说，“你等着瞧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糊过了。”

“巴扎罗夫有一间屋子吗？”

“我们给他预备一间就是了。”

“爸爸，请你好好地待他。我没法跟你说得明白我多么看重他的友谊。”

“你跟他认识不久吧？”

“不久。”

“啊，难怪我去年冬天没有见到他。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他明年还要去考医生呢。”

“啊！他还是念医科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不做声了。过一忽儿他又伸手指着前面问道：“彼得，那些赶车的是我们的农民吗？”

彼得朝他主人指的方向望去。几辆大车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跑过，拉车的马都没有加上马衔。每辆车上有一两个敞开羊皮袄的农民。

“老爷，是的。”彼得答道。

“他们往哪儿去，——进城去吗？”

“我想一定是进城去。”彼得轻蔑地再加一句，“上酒馆去，”同时他微微地侧身向着车夫，好像在征求车夫的同意似的。可是车夫动也不动一下：他是一个旧式的人，并不赞成现代的新的见解。

“今年农民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对他的儿子说，“他们不肯缴租。你又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还满意那些雇来的长工吧？”

“还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声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动他们跟我捣乱；他们不肯多出力干活。他们把马具弄坏了。不过他们耕地还不错。一切困难都会得到解决的。你现在对田上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家里没有一个阴凉地方，真可惜，”阿尔卡季不回答他的问话，却另外说。

“我在北面露台上搭起了一个凉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现在我们可以露天吃饭了。”

“那么这会太像避暑的别墅了……可是这是废话。这儿空气真好！味道多么新鲜！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我们这儿草地这样香的！而且天空也……”

阿尔卡季突然闭了嘴，偷偷地朝背后看了一眼，就不再说下去。

“不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嘴说，“你是在这儿出世的，所以你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

“得啦，爸爸，一个人生在哪个地方，那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

“不，这绝对没有关系。”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偷偷地看了他儿子一眼，车子又走了半里的光景，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讲话。

“我不记得我给你的信里提过没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你的老奶奶叶戈罗夫娜死了。”

“真的？可怜的老婆婆！普罗科菲奇还在吗？”

“还在，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还是那样地整天唠叨。老实说，你在马利因诺找不到多少改变的。”